

牧

津

牧津卷之八目

節義下

陳文龍

李芾

唐震

謝枋得

李庭芝

王仙

俞述祖

郭蝦蟆

王浩

俞庸

李廉

何忠

孫炎

楊任

向朴

顏伯瑋

黃謙

劉子輔

周縉

郁采

霍恩

王佐

王禎

劉源清

宋以方

時植

黃駟

錢鋈

牧津卷之八

節義下

明山陰郝承燦辭

陳文龍

陳文龍知興化元兵至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
文龍與其家人至軍元人欲降之不屈左右凌
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
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唆都往來諭意且
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宋無失德三宮北
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

物
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
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峻都愾然改容。乃械
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卽不食。至杭。餓死。其母
繫送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全死。又何恨哉。亦死。衆歎曰。有斯母。
宜有是兒。爲收瘞之。

慷慨就死。乃真見節義文章。不必指其腹
也。

李芾

李芾知潭州，元兵圍潭州日久，芾拒守，大小數十戰，城中大窘，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曰：「吾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畱兵佐會飲，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物
清
卷八
二
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忠○縱○火○焚○其○居
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
自○刎○

李芾殉國沈忠殉主兩人死骨猶生若尹
穀真腐儒也

唐震

唐震判臨安府是時潛說友尹京倚賈似道驕
蹇亂政震每矯正之值江東大旱擢知信州震

奏減綱運米、蠲其租賦、令坊置一吏、籍其戶口、勸富人分粟、使坊吏主給之、所活無算、擢江西提刑、過闕、陛辭、賈似道以類田屬震、震謝不能行、至部、又以疏力爭之、趙氏有守阡僧甚暴、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卒按以法、似道怒、使侍御史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震饒州、時興國南康江州諸郡皆已附元、兵畧饒、震發州民城守、上書求援、不報、元遣使說降、通判萬道同勸從之、震叱曰、我偷生負國耶、立斬元使、堅

守不下、明年春、元兵大至、城中食盡、都提舉鄭益宵遁、震盡出官錢募戰士、莫有應者、城遂潰、元兵入、執震、署降、震奮罵曰、我恨力寡不能殺賊、乃降爾耶、遂與兄椿及家人俱遇害、張世傑復饒州、判官鄔宗節求震尸以葬、

震丰裁矯矯、挺持一世、宜其爲死忠、

謝枋得

謝枋得知信州、時元兵壓境不能守、元將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媢言無禮、

天祐久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韓退之曰：蓋棺事始定。天祐曰：疆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只茹小蔬果，積數月，因殆。至燕京三日死。

疊山與文信國皆至燕京，皆從容而後死，一以三日，一以三年，兩公爲國之深心，固不可以常情測。

李庭芝

李庭芝淳祐初舉進士，荆帥孟珙辟爲幕職，珙卒，庭芝扶柩葬之興國，棄官行三年喪，起知淳州，復城荆山，再破李璫兵，揚州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公私俱困，庭芝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官民居皆具，鑿河入金沙，以

省車運兼浚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鹽利
大興尋罷居京口元兵圍揚州起制置兩淮元
遣使招降庭芝誅之日責戰加叅知政事宋亡
謝太后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
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州復詔曰吾與嗣皇旣
臣伏卿尚爲誰庭芝不答出兵奪兩宮不克阿
求驅降兵至城下示之庭芝曰一死而已日出
苦戰已而朱煥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秦
州城下裨將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

得死、被執至揚州、斬之、揚民皆泣下、
奉詔守城、一死而已、當此時、可對故主
者、惟有此二言耳、悲哉、

王仙

王仙守涪州、北兵攻圍、勢孤援絕、宋亡二年、城
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死、以兩手自摘其首、乃
墜死、

死守二年之危城、與手摘未墜之首、皆非
鐵石人不能、

俞述祖

俞述祖歷沔陽路推官。至正十二年，河南兵攻湖廣行省，長吏上下望風奔潰。述祖慨然收募義勇，椎牛享士，與敵遇於綠林，相持十餘日，力盡無援，爲敵所執。敵欲降之，縛其五歲小兒曰：「不降，將殺是。」卽厲聲曰：「我躬不閱，遑恤其後。何不速殺，賊竟殺之。」慢罵不已，遂至支解。逮死，罵不絕口。事聞，詔贈奉訓大夫。

處此亦人所大難。

郭蝦蟆

郭蝦蟆爲鳳翔守，時金旣亡，西川無不歸順，獨
蝦○蠡○堅○守○孤○城○，大○兵○併○力○攻○之○，蝦○蠡○度○不○能○支○，
集○州○中○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
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寇○兵○，日○與○
血○戰○，大○兵○亦○不○能○卒○拔○，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
薪○于○州○廨○，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
將○自○焚○之○，蝦○蠡○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殉○，火○旣○
熾○，率○將○士○於○前○，持○備○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廩○

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蝦蟇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降者。

久圍孤城，如此能守者絕少，城破而入，如此能戰者又絕少，將卒俱赴火如飴，而絕無一降者，此張許之後，不可多得，夷狄之有臣矣。

王浩

王浩起家掾史，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

時西臺檄州縣增植棗果督責嚴急民甚被擾
浩獨無所問主司將坐之浩曰是縣所植已滿
其數若欲增植必盜他人所有取彼置此未見
其利愛民多此類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元年
正月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北大亨以浩
有恩于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
聽於是殺之無血主簿劉坦尉宋乙並見害棄
屍道路自春徂夏獨浩屍儼然如生

正氣自當如生

俞庸

俞庸初爲平江路推官，年饑穀貴，流殍塞塗，府檄庸董倉賑給，全活數萬。淮兵壓境，募勇士鎗守盤門，郡僚高安等謂庸盍不去，誅虜厲聲叱曰：公等以世臣守土，一旦臨利害，不能竭生報國，而顧先去，以爲民望，如恩與義何？高安愧怒，以鐵簡擊庸仆地，遂開門，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諸馬前，項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久之，太府知其入，將授以官，謝之曰：吳門之役。

吾○有○死○所○今○日○之○生○出○不○幸○耳○尚○何○面○目○授○他
命○見○天○日○乎○因○發○憤○病○卒○年○四○十○五○

吳門既有死所、不以計脫更佳、

李廉

李○廉○知○豐○縣○至○正○間○洞○獠○出○剽○掠○廉○教○民○射○立
保○互○法○境○內○以○寧○紅○巾○賊○驟○至○或○請○避○之○廉○曰
吾○爲○國○守○土○焉○有○寇○至○而○避○之○者○乎○乃○倡○吏○民
戰○衆○潰○與○其○子○敬○死○焉○邑○人○爲○立○雙○節○祠○

倡吏民戰、不如倡吏民守、然死戰自正、

何忠

何忠爲御史以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
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
城成山侯詭聽賊撫且請赦於朝廷賊遣會陳
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全渭老行請益
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
降不聽刀鋸臨之忠不屈且鋸忠忠益大罵賊
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死賊固可嘉但謀密事而令人得泄其謀

機事不密則害成夫豈虛語

孫炎

孫炎爲池州守會處州降上命耿再成守之
炎爲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
束咸坐廳事召城中人踞堦下諭以順逆利害
語極剴切人皆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
告其鄉民謂孫使君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
化爲良民炎乃擇其驍勇者練爲兵而以衆所
推服者長之賊至卽率以殺賊事罷散歸爲農

通○苗○將○或○未○得○其○誠○服○耳○

○此○法○甚○好○惜○其○反○

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如神上方

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襲炎

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窖中列卒環守脅

帝周則賊尚未化爲良民也

炎降結之曰若生我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

意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鴈斗酒饋炎曰以此與

公訣援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

嗟乎丈夫乃爲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

炎大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

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俟其睡乃害之後帝

卽位、贈丹陽縣男、

炎能知人、有才畧、劉文成最心折之、觀其
臨難從容殉義、自是不凡、

楊任

楊任洪武間、由人才擢知袁州府、黃子澄一見、
以國士許之、守袁政多宜民、北師起、任引疾歸、
壬午事定、子澄出徵兵、往約蘇守姚善航海去、
善不可、子澄乃至任家、與任謀求舊君、圖大舉、
事泄、任與子澄俱被擒、至京、磔於市、

守袁政多宜民，定不忍負國。

向朴

向朴，洪武二十五年，上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江南人材，以朴應詔。陛見，高皇帝問：「居家何爲？」對曰：「種田，其容秀而文。」上心知其非耒耜中人，因問大麥何以四節。對曰：「以其占四時耳。」卽日授獻縣令，單車就道，妻子不入官舍。時兵燹之餘，爲之闢荆榛，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移復業，靖難兵起，獻當其衝，無城。

郭可守，朴集民兵，激以義勇，與北將談淵迎戰。衆寡不敵，被擒。懷印受刑，獻民哀之。相與拾遺，接葬道左。二子道淳、道徵，被徵，竟稱痼疾不起。有攀栢悲號之風。

周之頑民。

顏伯瑋

顏伯瑋，唐魯公後。建文元年，以賢良徵，受沛知縣。北兵起，李景隆屯兵德州，伯瑋率淮北民給軍餉。三年六月，北兵掠濟，遊兵過沛，沛人逃。

匿伯瑋招徠會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
千人築堡備禦又調三千人益山東兵所存皆
老弱是月望日北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
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援兵不至度不能
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爾歸白大人子職
弗克盡矣二十二日夜二鼓北兵入東門指揮
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
報國乃自經死有爲不忍去遂刎以從

伯瑋死忠有爲死孝

黃謙

黃謙以儒生爲沛縣典史果敢能戢下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執至徐欲招降之謙感顏知己願與同死死之

沛吏何多忠義可見風尚亦在所感

劉子輔

劉子輔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歷官廣東按察使後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

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既得交人心，何不爲弘遠之計，徒以嬰城自守，坐困於寇乎？然一門死難，忠義自可嘉尚。

周縉

周縉國初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靖難。

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縉極力
爲拒守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
印南奔、將他圖以報國、道聞母喪、歸葬、卽出糾
聚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畧具、及聞天命有
歸、遂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卽其家械赴
京師、縉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
典、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
家、

不但其志可尚、卽其才亦自不凡、

郁采

郁采少刻苦學問，有節槩。初授刑部主事，不能阿部長，部長附吏議奏請大名教授，稍遷裕州同知。適流賊起河北，殘破州縣，勢甚熾。采身率裕人繕城以待，賊至裕，守欲棄城走。采曰：毋爲民望，乃身先登陴，矢石四下，賊避城而營。則又遣人潛俘其醜，手劍之，灑淚以激州人。州人感且泣，人人願効死。賊稍稍引去。采計其必復來，益練兵厚爲備，令人舁妻女，托其友儀賓莊士

儁且與訣曰脫賊再至采必死所欲以家累累
君者恐重傷老母心也莊館其妻女於母所已
而賊果擁衆譟呼至守益怖欲走采曰母恐西
南城塹河也寇難近屬公東北平淺易破有采
在左右知采必死謂曰母在柰何死采曰止曾
是偷生以爲孝乎賊攻東郭不克守開西門潛
遁去賊乘之入采還救巷戰被執罵不休賊裂
其口輔殘其體事聞詔贈光祿寺少卿

使采仗鉞而守封疆必能建安攘之績未

必至死事而稱忠臣，采未爲不幸，但如此
骯髒士，而見嫉於部長，直道之難容也，可
爲一嘆。

霍恩

霍恩知上蔡縣，正德中，賊趙鏐等率衆攻城，恩
募兵拒守，晝夜城破，被執，賊欲釋用，不從，賊乃
以刃插諸口脅之，恩叫罵愈勵，賊怒，遂裂其屍，
四置縣門，妻劉氏聞之，卽自縊，不死，以簪椎入
心，乃死，得聞，贈光祿寺少卿，錄其子，仍敕有司

建廟賜額愍節

晝夜拒戰力屈而死乃爲殉職不然卽死亦何爲

王佐

王佐初授汝寧西平令始至卽招徠失業撫輯居民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會齊魯間盜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佐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池大修戰守且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聞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郡賊驟擬與

之搏賊曰此令壯士第取其馬而去久之盜勢益猖獗擁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令出子女金帛以免不然且屠邑佐曰若是尚可以爲邑哉亦何面目爲令乎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防且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酋領躍馬出佐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攻益急時官軍皆逗遛不敢爲援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佐瞋目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使就跪佐罵曰我天子命官爾逋誅逆賊

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不可屈，遂殺而裂之。
事聞，朝廷加其節，贈光祿寺少卿。

宇宙間自不乏奇男子，然此君經濟不在，
死守一城，恨官軍逗留，不爲援耳。

王禎

王禎任夔州府判，會賊石和尚流入夔，時王同
知已受牒捕賊，王怯而猾，託疾不出。禎大憤，面
數之曰：公職何事，忍委赤子虎口耶？王慙，遂
禎卽勒兵晝夜行，賊方破巫山，禎出，賊不意，殺

三十三人。賊遁去。無何復寇夔屬邑。王託疾如故。禎復慨然以兵往。與賊夾水而戰。禎陷入淖。被執。賊欲降之。禎不屈。罵賊以死。禎馬逸歸。長嘶于郡門。若告急狀。識者曰。此王公馬也。怪之。後二十五日。子廣得父屍。方暑不腐。面如生。禎死所。去郡殆三百里。王謂良馬。心欲得之。而廣亦以貧故售于王。顧償不當。直夜且半。王聞馬哀鳴。命秣者加莖豆。鳴如故。王自起視。馬突前。嚙其項。良久得脫。復擣其胸。仆之地。翌日王嘔。

血數升死。人以爲禎之忠魂。托馬擊王云。事聞。贈禎諫議大夫。錄其子。

王別駕忠魂。固雖死猶生。但此丞人理俱絕。犬豕當不食其餘。非得此馬。安能一快人心。痛憤。惜無人爲此馬立傳。

劉源清

劉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宸濠果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人

情洵洵，謀竄匿。源清閉閣，下令曰：「敢違者斬。」
家僮欲避去，卽手刃之。以殉。妻妾皆鎖置一室。
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遣兵校妾伯等，來取印。
及徵兵，請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
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清
初聞變，題衝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可圖。綱
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
安守伍文定起義，源率兵進剿，卒共底定。

斬家僮，鎖妻妾，皆是鎮定人心一法。

宋以方

宋以方爲瑞州守，正德戊寅冬至，有火墜瑞城東者三，形如電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占者云：地方當有兵火。以方曰：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以方久矣。明年己卯六月，方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方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

濠反孫許二公被害及出城械公前驅至兵對
其領兵方曰此身惟一死何至爲亂逆作前示
拘囚行王鄱陽湖守者少懈方望宸郎山曰此
我埋骨處遂罵賊投水死軍中無記其事者後
都御史陳洪謨巡撫江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
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此公雖欲以一死守安郡然綢繆捍禦旣
有夙備在考績之行可止卽以一生守守
郡更爲得策

時植

時植少以志節自負。爲梁山主簿。潔身惠民。時蜀寇肆掠漢中。東窺郾襄。西薄重慶。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餼。會知縣闕。且值賦出沒隣境。遣植還。至則增陴浚隍。廣儲備。募勇敢。泣盟于堂上。人皆用命。及賊薄境。植先伏銳卒于多喜山。扼險要。自營於蟠龍溪。犄角以應。是夜賊至。乃大舉火。縱兵斬獲數十級。餘遁去。慮其復至。乃於城周塹原。纍石起戰樓於城。

上躬擐甲胄，指使戰守，屹爲保障，遣使請兵於
側，不能達。方南攻忠州，憤敗于梁，退合陳二兵
直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梁
城三面負山，瞰溪西門，夷坦受攻，以身當其危
而南，則義官會明守之。方寇進攻，植命礮弩交
下，遂少却。抵暮，寇營于石馬山，趨南城樓墉墮
圯，會先以貨賂賊，得匿去。植哭之曰：天也。遂遣
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乃憑堦墉，率諸吏卒固
守。又二日，寇方分翼夾攻，復督壯士五百出墉。

力戰殺數百賊，蹀血被道。陳寇繼進，悉衆合圍。植知力不可支，乃左挈子，右揮戈以蔽，西門失守，遂被執，置寵於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於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刀，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蒞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於京師，磔鄢本恕於襄陽乎？方寇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數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顧

印左肘，奪弗與。因并所共首以死。方寇以二，一老嫗復資金帛，曰：「善育之，無使主簿無後。」

此公禦寇之志雖堅，而妻子之念尚重，幸此寇無使主簿無後，尚有良心。

黃馴

黃馴爲溫州守，時倭大舉犯溫，兵使者檄馴出逆之人，或謂馴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馴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

而三、馴所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乳袴子，一軍之疊石，一軍之鐵場，以爲馴後。馴出誓其衆，且觴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矣，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醕而飲泣以勉也。曰：非不知敵堅，黃公業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馴自持弓矢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疊石，一從下流掩鐵場，其帥皆棄軍以走，賊合而尾中軍，馴腹背受敵，遂大潰。馴力戰久之，短兵相接，顧麾下稍

稍盡有挽馴以遁馴拔劍斷其指曰去之此吾
狗節地也賊叢柳赴之執馴坐榕樹下面脅之
降馴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汝歸
予我千金卽釋去馴媿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
直也且而曹庸狗旦暮磔裂死何以金爲賊怒
裸寸斬之馴罵不絕口

拔劍斷指激烈之氣死骨猶香若以千金
而得生生乃遺臭矣

錢鏐

錢錞初授知江陰縣。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東，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錞以浙直唇齒地，彼有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城成，而賊果犯蘇松。又明年，賊掠江陰，錞遣兵逆之，斜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偪城，退營于定山。會歲侵，江陰羣盜亦起，錞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三丈浦者，爲叅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

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錚禦之於石橫。矢盡。繼以瓦石。錚被創。殆鬪。賊遂遁去。錚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畧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涇入偪城。錚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渡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燄蔽天。錚從城上望之。喟指誓曰。剪屠烈矣。柰何。與此賊俱生耶。乃騎而出。背城決死。

戰時狼兵與所募甲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錚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卒，兵起，錚墜馬，復躍而上，賊斃之下，死焉。事聞，詔贈錚光祿少卿，蔭一子，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

錚之遇害，以狼兵潰走。夫用人之際而素折其氣，何以致人之効命？所以善將兵者，尤在平時撫循。

牧津卷之九目

富機

李廣

范廉

馬援

文聘

袁紹

曹操

賈逵

劉道規

蕭衍

蔡王智積

蕭承之

庾域

王思政

張守珪

段秀實

二見

霍王元軌

曹瑋

二見

王武恭

文潞公彥博

韓魏公琦

陸說

張忠定公詠

二見

薛簡肅公奎

蘇軾

二見

向綜

孫沔

王忠穆公巖

王益

劉珙

薛長孺

馮瓚

韓皓

杜紘

王洙

劉舜卿

趙尚寬

王佐

張環

魏勝

董槐

王舉元

黃震

黃炳

張昇

劉几

董博霄

陶魯

二見

伍文定

張佳胤

尹畊

留志淑

周之屏

法

牧津卷之九

當機

明山陰祁承燦輯

李廣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雕者三人，殺之。望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大恐，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匈奴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

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妙在未到匈奴陣二里止，且不至兩兵相迫，又妙在解鞍以堅其意，此雖是險着，然倉卒中，舍此亦更無別法。

廉范

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旁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許，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

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斃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善於用少，明於擊歸，循吏故饒邊才。○一場勝算，皆從日暮處，相機制敵。

馬援

馬援爲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欲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

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境，狄道長歸守寺舍，良佈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既知其訛，自當以一笑鎮之。

文聘

文聘爲江夏太守，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不知所施，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

忠臣故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臥舍中不起，而敵且入舍中，爲之奈何，亦以文聘能料定仲謀耳。

袁紹

袁紹領冀州牧，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殺郡守，坐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爾時不得不以此安衆

曹操

曹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操欲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諸將以爲當還自救。操曰：孫臧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臨菑，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

袁紹官渡之役，遣淳于瓊督運烏巢，曹操

自將擊之。張郃請別兵救瓊。郭圖曰：「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退，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果破瓊等，紹軍潰。郭圖擣虛之計，與操畧同，而卒以潰敗，何也？操能攻毒之本屯，而紹不能拔操之本營，故也。兵固有同形而異情者，必知己知彼，乃能制勝。苟不量彼已，而徒襲古人之迹，能

無敗乎。○兵法料寇便能制寇，于毒原非操敵，所以能操縱自如。

賈逵

賈逵爲澠池令，高幹反，張琰將舉兵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爲亂者皆不隱其謀，逵盡誅之，修城拒琰。

聞變出不意，幸性起見甚速，故制人而不

制于人。

劉道規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一焚可安衆心，時勢亦自合如此。

朱齡石

朱齡石爲益州刺史，與臧熹等伐蜀，劉裕與齡石密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

我今當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趨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使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齡石至平模，斬其將侯輝，縱棄城走。

楊用修曰。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妙在濟師外水。而陽言內水。旣以齡石之師出其不意。而又以老弱之遣示之不疑。最得虛虛實實之妙。安得不虜在目中。

蕭衍

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

行事蕭穎曾以襲襄陽梁武衍時爲雍州刺史
知其謀乃遣叅軍王天虎等詣江陵遍與州府
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
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聞同
耶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
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命天虎齎書與穎曾
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爲
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
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
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虎是
行事心膂、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必人人
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
自明、必恐落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
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虎
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
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巴州太守之兵、原就穎胄而發、利害旣爾

相○依○肝○膽○自○當○相○信○豈○容○以○一○空○函○便○爲○
所○惑○穎○冑○當○日○不○斬○天○虎○直○送○山○陽○營○梁○
武○之○計○未○必○能○行○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授弘農太守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
軍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
中若旬日可擒耳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
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爲賊所燒智積乃
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援軍至合擊破

之。

城門益火。賊不得入。此法亦不可不知。

蕭承之

義熙中、魏乘勝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姑以愚敵、非可常試。

庾域

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恐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此黃葉之止兒啼、一時權法、

王思政

高歡使劉豐生追宇文泰、泰以王思政爲并州刺史、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

士示不見畏，後數日，豐生至，憚之，引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

思政不但見應卒之敏，更自饒綢繆之圖。
張守珪

唐開元中，吐蕃寇陷瓜州，毀其城而去。乃以張守珪爲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幹纔立，賊又猝至，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剗夷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

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虜○疑○城○中○有○備○不○敢
攻○而○退○守○珪○縱○兵○追○擊○敗○之○

創○夷○之○後○示○以○暇○豫○不○但○應○卒○亦○見○方○畧
如○此○邊○吏○方○稱○長○城○

段秀實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別○將○王○童○之○謀○作○亂○期○以
辛○酉○旦○聞○警○鼓○而○發○前○夕○有○告○者○秀○實○陽○召○掌
漏○者○怒○其○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之○數○刻
遂○四○鼓○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曰○夜○焚○橐○積

約救火則發秀實嚴申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
敢救火者斬明日收捕其黨斬以狗

設非告者幾墮術中第寂然不動而一旦
收捕其黨是有權術有殺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州人李嘉
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
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之使
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

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不但強寇在境，無以枝蔓傷人心，卽治邊之法，亦自當爾。

曹瑋

曹瑋知渭州，一日方召諸將飲，有叛卒數十，亡奔賊境。笑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之，以爲襲已，盡殺之。卒遂不復叛。

諸將相視失色。而公言笑如平時。則宋主之命虜始益信。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闔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相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

○抄○在○此○處○

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譁。」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門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汝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

舍之。倉中肅然。

如此處分，自然人心帖服。然其一言，衆無不肅。平日勿擾我菩薩，孚信已非一日矣。

文潞公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敞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

一時安衆，徐乃正法。潞公固自安閑，然爾

時或拆及公庭亦如此不問否

韓魏公

韓魏公琦仁宗朝出知鄆州鄆素多盜法捕盜者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抵罪盜未得而以捕盜被刑者滋多琦令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由是盜多獲而捕者免刑因著爲令後徙定州州久用戎將將兵兵驕一日放廩卒惡米陳並執籌不請琦聞馳至卒十人持米前謹訴琦坐定徐出懷中米一裹示之曰琦亦請此若曹何

謹○乎○立○斬○訴○者○十○人○一○軍○股○栗○

觀○韓○公○二○事○寬○猛○兼○施○非○識○力○素○定○者○不
能○懷○中○裹○米○示○爲○樣○榜○可○令○此○輩○語○塞○然
後○立○斬○十○人○大○有○先○後○之○着○

陸詵

陸詵知延州時夏主諒祚寇大順城中流矢遁
去徙寇柔遠環慶經畧察振又使副總管張玉
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
兵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癸歲賜銀幣詵曰朝

物
九
十三
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國威不
立因留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大沮遣使謝
罪

只此一留勝十萬師所以當事貴識

張詠

張文忠詠知成都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
一日合大軍大閱詠始出衆擁馬呼萬歲者三
詠徐下馬東北向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復攬轡
行衆氣沮遂不敢譁

當萬軍呼譟之時，令乖崖不知出此，衆議未必遽止，安知不如石敬瑭斬三十人以止之，而猶啓廢帝之疑耶？或以詠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此時，琦亦不知所措，要以當機之發，箭鋒針芥，原難預定，未可便以此判二公膽識。」

薛簡肅公

薛簡肅公奎，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

於擒獲處斬却。民間以爲神斷。章獻時，公與王文康公同執政。一日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公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簡肅之定亂，妙在只於擒獲斬却，不然轉相攀引，人心便爾岌岌。○文康與簡肅之一斬一叱，全在平日制馭有方，臨境神情鎮定，不在斬不斬分優劣也。

蘇軾

蘇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訴於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文忠之應機不難，而卒能招出戮之，以肅法，此乃爲難耳。○妙在投書不視。

向綜

向綜知沂州，兵久惰，會初置官提舉，教之急，衆

不悅。監兵夜排闥告變。疑有他謀。就寢自若。明日大閱。申嚴號令。賞其高強而罰其不逮者。卒亦無事。

就寢自若。號令申嚴。動靜俱中窾。

孫沔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以徇。將佐爭言。此戲耳。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卽私

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持去，
無敢譴者。

妙在借優人作先着。

王忠穆公

王忠穆公融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督軍校
為亂者，融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
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
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為政大體，不為
苛察，蜀人愛之。

不亂者不問亂者固不容不問不戮十餘人亂未定也脫巾之變未有不釀成於姑息者妙在諭衆皆出則倡亂者可得而指

王益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益不爲動取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不聽旣而問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衆乃服

定變只是一捷法稍擬議則轉滋變矣

劉珙

劉珙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思威並著者，惟在緩急二字，酌量得有成算。

薛長孺

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得之。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定器之法，惟在一語入人心，則羣情自戢。

○天下惟質厚人，臨事自然敢決，若輕佻

者當境無不周章

馮瓚

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
嘯聚亡命、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
之衆、以箠挺相擊耳、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
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精兵三百人、分守諸
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
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進、斬于市、招降千餘人、
並釋其罪、令復業、州境遂安、

只是賊情了了、故可持重以應。

韓皓

韓皓寬仁有度、政和間、宰唐之桐柏、廣武堤決、勢逼都城、患在朝夕、朝廷檄郡縣收刷稻草、爲壅禦計、甚急、時中夏舊草已盡、新禾未實、上下危懼失措、桐柏西城有朝廷椿草數十萬、李彥主其事、輒動者流、不以陰論、官吏睥睨莫敢窺、皓呼耆老而告之曰、今盛夏不相及、雖嚴督若曹、理難得草、而上危下迫、如有此設、隳悞吾曹、

何以生爲。西城所椿。雖有大禁。我願往取。應急。得上。寬主憂。下瘳民病。吾被重責。無憾。一境感泣。從命。韓徑入西城倉。取納獨先。諸所水患。賴平。李彥怒。欲削竄之。諸司知其心。遷延旬日。至秋。鄉民老弱。皆晝夜刈生禾。於格。其亦。木。當。無。益。補納西城倉。盡爲新草。上責遂綏。皓解官歸許。邑人立亭城北。名曰思韓。

擅發庫以救荒。易擅發椿以塞決。難何者。以椿禁之甚厲。典守之互異也。卽此見實。

牛浦
心亦見經濟然妙在徑入西城倉若一涉商
確於主者便自掣肘矣
五

杜絃

杜絃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旬日處決立
盡嘗有揭幟城隍者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
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
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
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
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處事固宜鎮定，然亦不可無察奸之識。惟能識倡亂之故，自然坐應有餘。

王洙

王洙知襄州，會斬卒叛。州郡洶洶，佐吏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庫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

處反側第一着，惟在鎮定人心。

劉舜卿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西關頭去，吏密以聞。舜

卿不問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謀送盜者，并以鎖至。意譏舜卿曰：無備。舜卿曰：吾西關未嘗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者亦得罪。

若虜智過舜卿，盜者亦未便獲罪。

趙尚寬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校，分士卒隸他營。

焚書黜校分隸士卒不可無此處分

王佐

王佐以廷對第一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淳熙中知建康府有妖人挾左道鼓衆謀不軌佐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命捕爲首者至前詰數語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於嶺外僚屬方候見於客次無一人知者見佐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佐方閱牘案治他事延見賓僚乃退無少異於常日

妖人責狀卽斬省多少蔓延

張瓌

張瓌知洪州管校督役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持甬諫請易校瓌召問諭遣明日推治諾者十人不爲易校

易之則無法

魏勝

魏勝知海州虜至環城爲營數重勝分布諸兵上城守臥旗仆鼓肅然若無人賊疑數日不敢

攻已植雲梯立砲座四面合圍負土填壕勝令
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發矢石繼以火斗金
液虜竟不能近。

遇敵故當以鎮定勝然其中自有虛虛實
實之妙。

董槐

董槐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
尉聞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
曰將軍馬彥直奪我歲請吾屬責之償不爲亂

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

斬彥直馬前，而必捕戮首亂者，乃可以懲鼓譟之衆，至贖彥直一着，更自得體。

王舉元

王舉元知明州鄞縣，有治聲，徙知潮州。江水壞堤，盜乘間竊發，一郡大恐。舉元夜召里豪計議，明旦悉擒之，然後治隄，而水患亦息。居久之，權京東轉運使，先是罪人流沙門島者衆，守吏取

其財物、往往陰殺之、以病死聞、舉元奏請舉官監島、而立賞罰、禁專殺者、自是多所全活、

擒盜然後治隄、得先後着、

黃震

黃震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卽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當機濟變、才貴轉圜、

黃炳

嘉熙間、峒丁及、一日五更報且至、萬安宰黃炳、遣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卽至矣、乃率吏輩、携竹籬木桶、沿市民問曰、知縣買飯、時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極易辨事、然倉卒中、不易籌此、

張昇

張昇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東書於其家者、踰三

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託里中大家姓名於上。荆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更赦矣，勿論。」既寄書而三年取閱，其言已不足信。處此惟有一焚更赦二字，尤足杜後言。

劉几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行，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劇飲達旦，必先有成畫定算在，不然未便
可以度量自矯。

董搏霄

董搏霄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勢甚猖獗。搏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霄持之不爲。荅徐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嘗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白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

全在按軍不動處，示之以怯，非直欲使賊不爲備，正所以乘賊之弛，得擊惰法。

陶魯

陶魯爲新會令，當夷洞與盜賊，竊發不時，欲爲地方勦除，深計擇子弟之材武者爲敢勇，日訓練射，熟其爲人，迨出師，將擊東則聲西，人莫能測，公署後爲池而亭其中，居常不安橋板，夜靜乃呼敢勇之可與謀者三數人焉，先渡一人，與之謀，既反，然後復渡一人，又與之謀，盡三數人。

物○津○
之○謀○而○擇○其○可○臨○期○制○宜○則○出○三○數○人○之○外○雖
三○數○人○亦○不○知○也○謀○定○則○發○兵○兵○皆○莫○知○所○如○
往○惟○視○旗○所○向○或○於○文○移○封○上○硃○書○示○之○以○故
常○出○賊○不○意○戰○則○必○勝○

夫○子○固○云○好○謀○而○成○又○曰○人○三○爲○衆○謀○盡
三○數○人○儘○可○觸○類○而○長○所○以○沉○幾○遠○慮○之
人○定○爲○虛○中○博○採○之○事○人○知○陶○節○菴○才○局
不○可○及○不○知○其○得○之○集○思○廣○益○者○多○

伍文定

宸濠退保樵舍時伍文定爲吉安守王文成公
討逆乃遣滿總與濠對江而軍遏其徑渡時北
風猛甚俄變南風有議欲火攻者文定不應衆
力贊之文定曰省城空虛若一失利大衆且散
誰執其咎衆爭議夜猶不決文定潛爲火攻具
一○夕○皆○備○募○舟○四○十○艘○實○藁○灌○油○遣○總○軍○自○下
流潛渡繞出濠舟後而伏更○以○他○軍○管○其○故○地○
黎明發舟乘風舉火頃刻達濠營濠舟膠于沙
舳○艫○連○絡○倉○卒○不○得○發○舟○蓬○多○竹○葉○火○及○輒○然○

焚溺死者不可勝算

事以密成、火攻固非可言、堂滿堂薪也、

張佳胤

張佳胤、今滑時、有巨盜任敬、高韋、毆滑幣金一萬有奇、與其黨王保等潛至滑城外、而敬、韋二賊入城、稱錦衣使、投刺謁公、門者難之、輒手揭門者、直入堂、墮北向立、胤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聲曰、此何時、大尹猶然偃見使臣乎、胤稍動容、避席與揖、敬曰、身奉旨不得揖、胤謂是必逮

我矣。乃令左右設香案，請旨謝就繫，敬附耳曰：非逮公也，旨欲屬公沒耿主事家耳。其時有滑人耿隨朝，任戶曹管草場，被火，詔繫都官獄。胤聞之，益信，遂延二賊入後堂，敬拉胤左手，章擁胤背，同入室坐坑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霸上來，借公帑中萬金，遂與章出七首交置胤頸曰：事成則生，否則有如此七首。胤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吾卽愚，柰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七首，吾書生孱夫，能搏爾耶？且

爾既稱錦衣使，柰何自露本相如是。邑中必有
窺之者，非爾之利也。賊以爲然，遂袖七首，胤曰：
滑小邑，安得萬金。敬卽出劄記，錄直指所報諸
州縣帑金數以視公。而滑果萬金，公覽而驚異
之，不復辯，但請勿多以累吾官。反覆開諭久之，
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胤謝曰：幸甚，但爾兩
人，柰何橐中可裝五千耶。抑何策出此官舍耶。
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
仍械公如詔遣故事，勿令一人從。從卽先刺公。

俟車行及夜深時、吾黨從沙中躍馬去、然後釋
公歸、胤曰、吾卽取諸帑中、易易耳、但逮我而晝
行、邑人必困爾、爾必刺我、亦何利焉、又○緩○一○音○不若夜行
便、二賊相顧稱善、胤又曰、帑金皆各司積聚、易
以物色、亦非爾利計、邑中多富民、不若如數貸
之、爾可安枕、且於庫藏無失、不累吾官、爾之德
也、二賊益善、公計、胤屬章傳命吏劉相來、相有
心計人也、相至、胤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
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不欲逮吾

去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胤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也。上若干，某也。中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是九人者，善捕力士也。胤又語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謁見，勿以貸故作窶人狀。胤蓋不欲露其力士本相也。相乃大悟出，胤取酒食與之，酬酢而先飲食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以示懇款。二賊喜甚，酒畢，曩所屬九人者，各鮮衣如富家子，以紙裹鐵

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符數，作哀免狀。二賊聞金至，且見其人果豪狀，則又大言，謂公不我詒也。公謬爲予金狀，呼天平几案至，胤又呼曰：此几小，置金幾何？庫中素有長几，胡不取來？長几至，橫之後堂。其時敬居○信○性○中○計○書客位，胤與二僚主位，而長几界于其間，胤幸與敬稍隔矣。案章固擁公背，不旋踵侍胤所，胤稍遠之，則起持法馬，請章曰：汝官長方，與吾輩爲禮，何暇視法馬？則法馬者，爾之事也。章乃稍就

凡視法馬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故爲發金狀胤稍脫身繼章數武則大呼九人者擒賊胤從前堂出徽起撲追胤不及拔刀刃於樹下章亦將刃爲捕人持之得不死拷訊出王保等三賊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爲上狀令緹帥陸炳擒捕之盡付諸理與章等俱論死磔于市

當刺刃於頭而神閑氣定款語揖讓從者指目語之外另構空中籌畫而殲厥劇盜

如玩小兒、經濟權畧、真獨步一時、若定兩浙兵民之變、何足盡公一班也。

尹耕

嘉靖中、大同叛卒亂、時尹畊爲藁城令、謁尚書張子麟、因言下城策、曰、朝廷果欲大懲之、乘其未備、募人入城、縱火爲善、又曰、聞渾河水去城近、可灌也、及進兵、穴地道、決水注之、城不爲墜、後兵退數日、水涸、城乃墮、後畊謁故總督劉源清、語及灌城俟涸事、始知宋太祖灌太原、契丹

物洋
卷九
三
使臣有譏其不知俟涸之故以今驗之始知其說有據劉曰彼時實思不至此

大同之變首亂當誅者不過數十人耳乃欲橫屠一城并宗藩而魚鼈之何哉不益以堅脅從之心乎故水攻火攻皆非大同所宜獨灌城俟涸可爲宋事一證

留志淑

留志淑年十六游蔡虛齋之門一見稱其遠器
非角領鄉薦成進士歷官知杭州府時省城鎮

守織船中官相繼漁獵數千爪牙旁午入郡如
虎狼淑一切裁正或寘之法鎮守恚欲乘相見
倨挫淑簡執不爲屈中官畢真逆濠黨也至自
江西聲勢翕赫擁從牙士五百餘人肆行殘賊
人人自危淑密得其不可測之狀白臺察監司
陰制之未幾真果構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燒二
千餘家淑恐其因衆以爲亂閉門不出止傳報
諸衙門人毋救火餘數日果與濠通變真將發
應濠臺察監司召淑定計先提民兵伏真門外

監司以常禮見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應曰：「府中役從太多，是以公心跡不白。」因令左右出報監司，既入，卽自堂上執真手，與語當自白之狀。衆共語遣所不藉之人，以釋衆疑。真倉卒不得已，呼其衆出，出則民兵盡執而置之獄。俄與真入視府中，見所藏諸兵器，詰曰：「此將何爲也？」真不能答，乃羈留之。踰月上，得奏狀，繫真入京，伏誅。其有膽畧知慮，動合機宜，類如此。時濠變方起，人情詢詢，以爲必取水道及南京、武

廟親率師討之。憲臣以徽爲襟喉地，行在供億，胥此焉辦，乃便宜表淑知徽州，報至，卽出篆簿，帑藏餘八千金。人始知真清白吏也。至徽，止預撥接駕丁夫，餘悉如故。公私晏然。去杭踰年，人思淑，白當道復之。臺察以聞，竟從。杭請。

發奸難，發奸于摧山倒海之勢，則尤難。執手與語之際，稍一失機，會城不知成何世界。此君識力俱到，絕勝十萬甲兵。

周渙

周漢知鳳翔，賀宗哲引兵攻城。煥與指揮金興旺嬰城固守，敵以荆爲龜，每筐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北，攻鳳凰嘴。城上投藁焚之，敵輒以鐵鉤攫藁而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旺與煥謀曰：彼謂我援兵不至，必不能出戰。若出其不意，出師擣之，可折其衝。於是分兵出西北二門，奮擊之。復自城上縋兵下搏戰，敵稍却。有頃，卷營而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必伏兵誘我也。遂斂衆，遣騎往覘之。至五里

坡伏果發

非一戰以搆其不意終不能守

周之屏

周之屏授溧水令歷轉吉安知府吉安故有流賊之警假浙兵爲禦兵素暴與郡人士睚眦露刃入府譴聲如雷欲掠帑貲劫官府爲質聞報嚴鼓升座語兵曰汝輩將有所訴也將爲亂也訴則守能爲汝白之若爲亂則守不懼死但恐汝曹造罪深重不得見汝父母妻子矣語未絕

皆釋戈頓首而拜。士大夫莫不謂臨事忠決。有
安一郡之功。在南粵時。江陵欲行文量。有司以
彊。獯田不可問。比人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
陵厲聲曰。只管丈。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
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以問云何。曰。相君
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
申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大能解事人。故遇事輒了。

技津卷之九

終